

读书频道连载5日,阅读次数超15万

熟男熟女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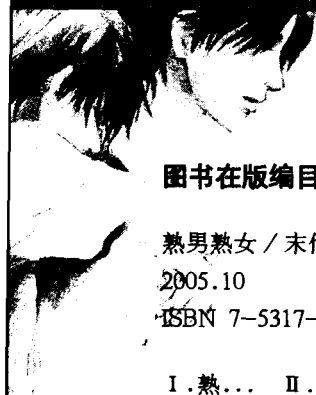
网络文学, 新浪连载

读书频道连载5日, 阅读次数超15万

男
熟
女

末代阿哥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熟男熟女 / 末代阿哥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
2005.10

ISBN 7-5317-1874-X

I. 熟... II. 末...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4362 号

熟男熟女

作 者: 末代阿哥

责任编辑: 安 璐

封面设计: 标点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邮 编: 150020

印 刷: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020 1/24

字 数: 160 千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000

书 号: ISBN 7-5317-1874-X/I·1734
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购书热线 (010) 82117051 82117050

熟男熟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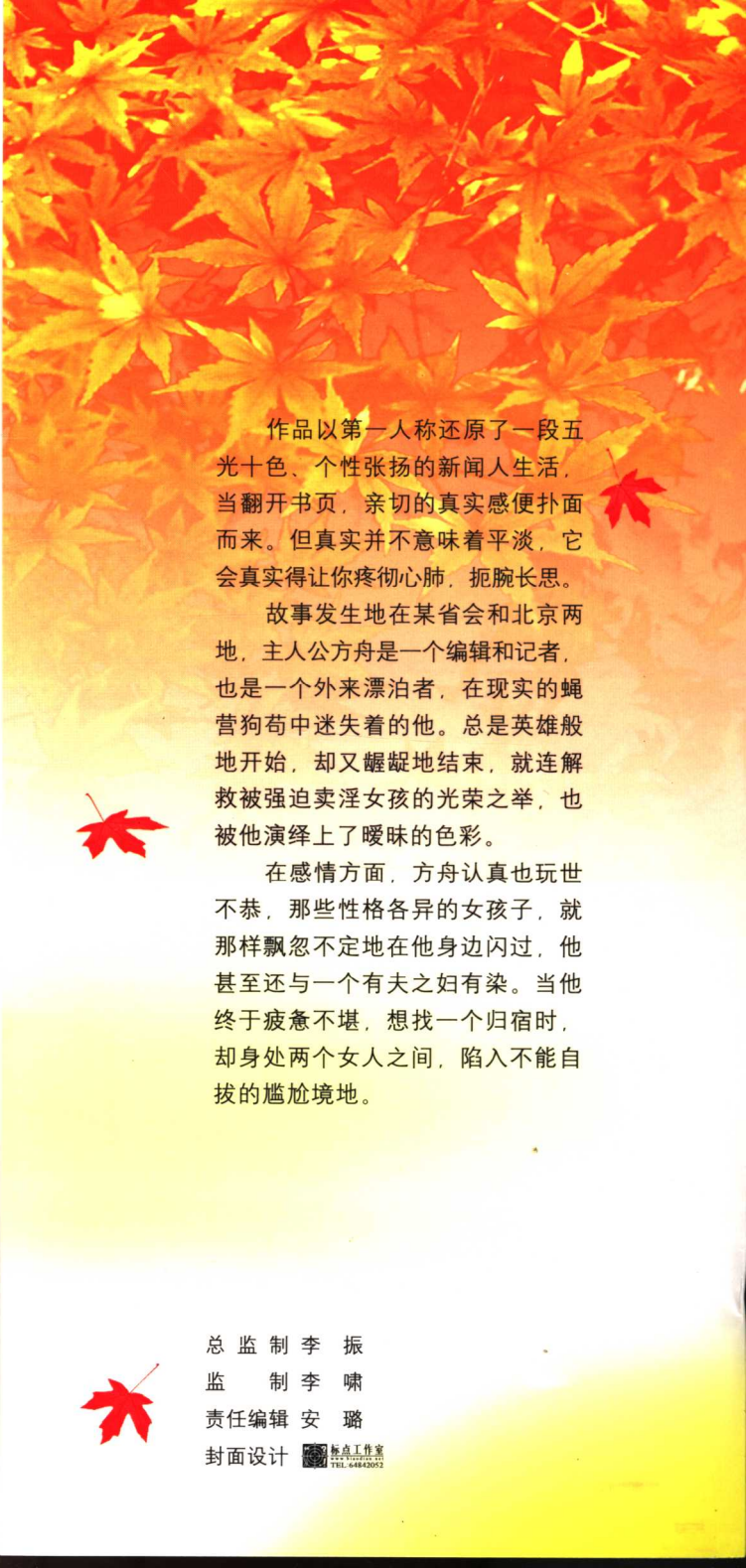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小传

末代阿哥（杨景标），七十后人，曾出版个人诗集，作品散见国内多种杂志，厌烟，好酒，不禁欲，总抬不起头，有人赞谦虚，其实有犯罪心理。一直从事编辑、记者工作，现居北京。

北京星河之源出版部协助发行

010-82117051

010-82117050



作品以第一人称还原了一段五光十色、个性张扬的新闻人生活，当翻开书页，亲切的真实感便扑面而来。但真实并不意味着平淡，它会真实得让你疼彻心肺，扼腕长思。

故事发生地在某省会和北京两地，主人公方舟是一个编辑和记者，也是一个外来漂泊者，在现实的蝇营狗苟中迷失着的他。总是英雄般地开始，却又龌龊地结束，就连解救被强迫卖淫女孩的光荣之举，也被他演绎上了暧昧的色彩。

在感情方面，方舟认真也玩世不恭，那些性格各异的女孩子，就那样飘忽不定地在他身边闪过，他甚至还与一个有夫之妇有染。当他终于疲惫不堪，想找一个归宿时，却身处两个女人之间，陷入不能自拔的尴尬境地。

总 监 制 李 振

监 制 李 啸

责任编辑 安 璐

封面设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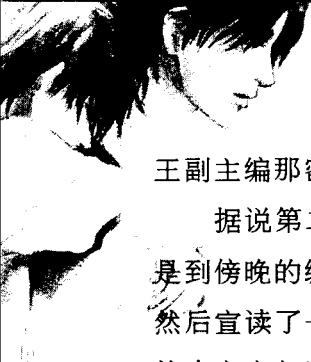
标点工作室
TEL: 64842052

忽然觉得，那对引号像一对颤动的乳头，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摆明着是在勾引，善意也好，恶意也罢，这个圈套我是钻定了的。而钻进之后会怎样呢？那便是——说不出的快意和罪恶感。

有着说不出的快意和罪恶感的时候，我就坐在“编前会”上那张很大的椭圆形桌子旁。我面红耳赤地低着头，目光停留在桌面上，我知道有二十几双眼睛正盯着我呢，因为王副主编那半严厉半嘲讽的腔调，还没有打住的意思——就因为一对引号，我这已是第四次在编前会上挨“批”了。

我是一家都市报纸的一版编辑。都市报纸嘛，就是一张小丑的脸，这边要迎合百姓，那边要奉承领导，所以前不久，本报针对本市一条主街道上车祸频发的现象，就市民出行安全的话题进行了关注。报道引起了一位副市长的重视，他让秘书打电话给本报记者，要面谈。“好事啊！”三个副主编连同主编几乎异口同声，就给一个新闻的“接续报道”这样定了调子，当然要放在一版显著位置好好包装啦。当天晚上我也真下了一番功夫。

我把接续报道放在了“置顶”的位置，醒目的大标题就直接用“副市长何鲁接见本报记者”，上方还加了引题：本报关注市民出行安全的报道，引起市领导“高度重视”——问题就出在“高度重视”这四个字两旁的引号上。这的确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个低级错误，这个错误若发生在一个老编辑身上，只能归结于四个字：鬼使神差。是的，当晚我心里没有任何动机，心底也没有一丝阴暗，就鬼使神差地在“高度重视”两边加了引号。而且也鬼使神差的是，这对引号，竟然也在当晚值班审版的



王副主编那密如细筛眼儿的视网膜下，顺利闯了关。

据说第二天报纸一面世，主编的手机就接了四个“高层来电”，我是到傍晚的编前会时才知道的。会刚开始，主编就郑重其事地看着我，然后宣读了一份“罚款 200 元”的编委会决定，当然是关于我的。冰冷的声音寒气逼人，众多目光针一样扎过来，我心底发毛，额头直冒虚汗。更让我觉得可气和可笑的是，主编的话音刚落，王副主编就阴阳怪气地问我，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为啥要加引号。我就理直气壮地狡辩，说加引号是为了着重强调，以表明市领导重视的程度。

“可人家说加引号有讽刺的意味……”

“可引号确实也有着重强调的功能啊？他们纯粹是无中生有！要不……”

当时我接下去是想说：“……要不你把副市长何鲁叫来，我当面向他请教请教！”可话说了一半觉得不现实，就咽回了肚子里。一个大市长和一个小编辑，地位相差如此悬殊，能有在一块儿对决的机会？简直痴人说梦。通过那天的事，我对人模狗样的王副主编恨之人骨，恨不得活吸其血，生啖其肉。

按理儿也就一对引号的事儿，又不是搞文化大革命，闹腾两下就得了呗！可人家市领导偏不依不饶，闹得我这一阵子开编前会，总是提心掉胆的。先是市委宣传部生事，这不，省委宣传部也插上手了——

“今天上午省委宣传部的刘处长来过，说是市委宣传部要求他们出面处理的，刘处长的意思，是让报社搞个书面调查交上去……”

“去他妈的，就这么点事儿，调查个球呀！”王副主编还在喋喋不休，我咬着牙，心里暗骂了一句。“狗娘养的，倒脱得干净，别忘了那天是你当班审版，你也有责任的，现在还舔着老脸数落我？”这句是骂王副主编的。

“这样吧，方舟，你有时间写个情况说明，尽快交给我！”

阴阳怪气的声音唤了我的名字，我只好抬起头来看了王副主编一眼，谦恭地点头应了一声。王副主编一脸严肃，但我却能从中看出得意的神色来，我感慨：在高级动物横行的环境里生存，是多么残酷的事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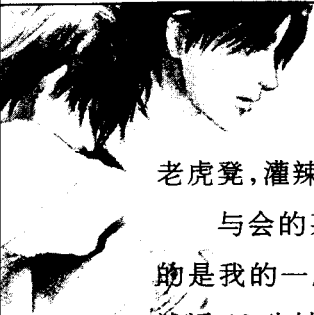
编前会终于进行到了“评报”阶段，我不禁松了口气。“评报”是指对当日出版报纸的得失进行评说，有点业务探讨的意味。与会的主编、各部门的主任，以及各版编辑都有发言的权利。当然，说到点子上的，大家就学习，说两句就为装灯的，大家就当他放屁。我抬头看了眼对面的美女。美女也正瞪着大眼睛看我，一下子慌了神儿，我又低下了头。

我来这家报社快五年了，创刊的时候就来了，算是元老级的。先是做记者，后来做编辑，编辑也做了快三年，每月除了四个休息日，每天下午5时准点开的编前会，我从来没落过。编前会开到两年多的时候，一提到它我脑袋瓜子都疼，一点儿参与的动力都没了。后来一个因素改变了我的厌倦思想，使它又重新焕发了活力，我比谁都积极起来，因为，在会议桌上，我的对面出现了一个美女。

美女的名字叫黄鹂，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，算是海归吧，现任我们报纸休闲版编辑。我们报社女孩子原本很多，但在我眼里没有出众的，黄鹂来之后就有了。她飘逸的长发，极瘦弱，表情常常给人感觉有点神经质，我喜欢这种骨感的具有另类气质的女孩子。可老天总是作弄人，到目前为止，老天赏赐给我的还都是浑圆的，整天嚷嚷着减肥的姑娘。在不止一个孤独的夜晚，我都把黄鹂当成了自慰的最佳想象对象，尽管我有过，也还有着对黄鹂的非分之想，但短时间内不会付诸行动，因为，我身上仅有的一个异性名额，正被一个唤作“毛毛”的丫头霸占着。

你知道在一个美女眼皮子底下被人“批”是什么滋味吗？恐怕比坐





老虎凳，灌辣椒水还“酷”呢！

与会的某些部门主任，你一句我一句地鸡蛋里挑着骨头，当然挑的是我的一版，就一篇报道中某处“的”和“地”的错用，他们已经阐述近 10 分钟了。他们这已是连续几天有意识地对我攻击了，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，前边说过了，权当放屁。他们都是墙头草，看主编副主编的脸色，风往哪吹就往哪倒。不过用换位的思维想一想，我挺理解他们的，真的。

“评报”完事，各部门主任就开始报选题。能上我一版的选题，都是当天发生的最精彩的新闻，它们在版面上哪个部位露脸，露多大脸，领导们都会在会上不厌其烦地固定下来。当然，有时计划没有变化快，会后又有了重大突发事件，也是会临时撤换稿子的。一版嘛，毕竟是一张报纸的“领头版”，我因此一直很得意。

选题报完了就散会，之后去食堂吃晚饭，然后就进入紧张的夜班编辑工作，这个过程中要打印出几次清样给校对，最后一样送值班副主编审定，直到凌晨 1 点左右我才能下班。

晚上，趁送了清样给校对的空闲，我坐回电脑前敲打《关于引号的情况说明》，我发现这比平时码字要难得多，关键在语气和措辞上。咬死了就是一次失误，认错要诚恳，当然，“大人不记小人过”式的请责也是免不了的。我本想写成《忏悔录》般的长篇大作，但绞尽脑汁也只写了 300 多字。最后又认真检查了一遍，我没有发现一个引号，便放心地把它打印了出来。

为了一碗饭，一个男人有时低一下头也是难免的。

凌晨 1 点的时候，我忽然心猿意马起来，猴急着等着下班。这段时间我总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这个时候会有一幕情景浮上我的脑海：回到住处，在那张宽大的双人床前，我掀开被窝，一个女孩子如锦缎的线条，白

嫩如去皮儿水萝卜一样的胳膊和大腿，便一览无余……

来吧，毛毛，让我们一起证明：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。

2

带着些暖意的微风拂在脸上，感觉就像一个姑娘湿润的唇；太阳虽刚睁开惺忪的睡眼，但它已拥有了这个世界；街上男男女女的上班族们都春心荡漾……这是三年前那个春天的早晨，它在我的脑海里仍生机盎然，记忆犹新。

那也是我参加夜班编辑工作的三年来，最后一个能亲身体会到的早晨。我现在每天一睁眼就已是日头高照，时钟会准确的指向 11:00。这个作息的规律使我常常会觉得，与那些灯红酒绿中卖笑卖肉的小姐们很亲近。有时子夜时分，在下班的途中就会与满脸倦容的她们不期而遇，这种邂逅会使我那颗心不安分起来，回到住处后直到凌晨 3 点多才能将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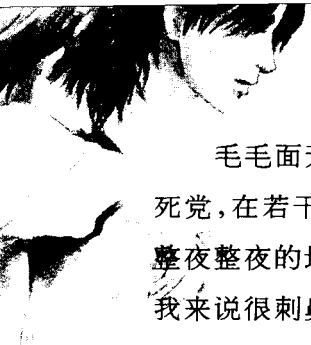
从一个小地方来到这个大城市，我的青春在慢慢消磨中已逝去了六年。我每次面对这个近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都会有一种失落感，是的，我仍然一无所有，没有房子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妻子，没有一种稳定的生活。但对这个城市，我确实确实已不再陌生了，我已溶进了它的肢体，我能感觉到我们的脉搏在一起跳动。

11 点整我睁开眼的时候，穿好了短衫和短裙的毛毛正坐在电脑桌旁，拿着小镜子一边照一边描着，昨夜一番云雨竟然没让她看上去疲惫，这使我略感惊讶。

“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有约会？”

“张晓要我陪她去逛街！”





毛毛面无表情地，没理会我的调侃，仍自顾自地描着。张晓是她的死党，在若干个夜晚，她甚至挽留张晓挤在我们那张大床上睡，弄得我整夜整夜的地失眠。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吸过烟的味道，这对不吸烟的我来说很刺鼻，我皱了皱眉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抬起身子靠在床头上，我看着毛毛……用“锦缎”、“去了皮儿的水萝卜”等字眼来形容她的肢体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

我和毛毛认识的时间不长，真正在一起才一个多月。毛毛的家离我的住处不远，她是独生子女，娇生惯养理所当然，但毛毛却不像一些独生女孩儿那般脆弱，这要取决于她身上洋溢着的风尘习气。她给我的印象总是慵懒的，今天能有精神头儿坐在桌子旁一丝不苟地梳妆打扮，倒真是难得。她喝酒，吸烟，会一整天像个小混混似的打麻将，泡网吧。自打和我在一起后，她昼伏夜出去蹦迪的行为倒是收敛了很多。刚刚 22 岁的毛毛虽还没尝过参加工作的苦头，但已经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泡出了成色。

我和毛毛的相识要感谢网络，尽管到后来和朋友提起她时我还不承认是网友。我们在联众里偶然相遇，就一盘一盘下着五子棋，学中文的我对棋盘游戏类的东西总是很木讷，一旦玩起来败多胜少。脑袋虽然木讷，但我的手委实很贫，一边下棋一边打着键盘和她聊天。屡战屡胜，已没了棋逢对手的趣味，但就因为我手贫得让毛毛很开心，她仍饶有兴致一盘接一盘地，“醉翁之意不在棋”地和我下着，我不失时机地抛出了自己“编辑记者”的身份。虽然小编小记们现在城市的街头已成奔忙的蚂蚁，但对一些女孩子来说，他们头上那“无冕之王”的光环还是很具吸引力的。毛毛也不失时机地把 QQ 号码告诉了我，于是那儿以后，网络两端，两个闪烁的小人头，总在约定的时段“碰面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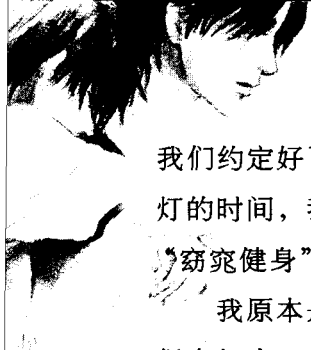
和毛毛第一次真正碰面是在一家火锅店里，因为我下午 5 点要开

编前会，之后就是夜班编辑工作，所以我们把这顿“见面饭”定在了中午。我喜欢吃辣的，毛毛说她也喜欢吃，但怕脸上起疙瘩，我们就点了鸳鸯锅。我比毛毛要大上7岁，虽然在QQ里她扔过来的江湖嗑儿已让我领教了，但一见面，她身上扑面而来的风尘味道还是让我不得不另眼相看。吃着涮羊肉，我曾把面前的女孩儿和我印象中的三陪女联系在一起，但左端详右打量，我最后还是下了结论：她不是。她那张还稚气的脸上没有过多脂粉，她也没有描眼影，粘假睫毛，虽然眼角略有血丝，但一切看上去还是清新的。她的风尘味也不像三陪女们那样的装束，夹生，随意自然，仿佛与生俱来。不管怎样，毛毛的风尘味让当时的我心里着了火，产生了很强的占有欲。若不是在敞厅的饭店，而是在一间包房里，若不是在艳阳高照的白天，而是月光如水的夜晚，我会……

那以后，我们除了约定的网上碰面，还多了项手机联系。她让我的手机响起的时间是不确定的，比较随意，有时我在车上，有时我在班上，有时我在床上。尤其是在我床上的时候，我感觉着她那充满烟尘味道的女生音质，我会按耐不住地勃起。好长时间我们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，因为她那时有男朋友。

事情有了转机是在今年春天我的一个休息日。手机铃声让还没睡醒的我睁开了眼睛，我抬头看了看，日头已经老高了，而来省城办事，就睡在我旁边的弟弟不见了踪影，显然出去了。我拿起还响着的手机，按了接听键，毛毛头一句话就说她心情不好，我问怎么了，她说：“我和他分手了。”手机那边，我能听见她一口一口地吸着香烟……

那时我们报社正要搬家但还没搬呢，我的住处就在报社的后身，从起床穿衣到单位也就10分钟，不像现在的新址，坐公交车还要一个多小时呢。那天下午4点多，穿得溜光水滑的我下了楼，绕过五层的报社楼，大街对面就是一家在省城很有名望的健身场地——窈窕女子会所。



我们约定好了，就在“窈窕”身后的一个麦当劳内会面的。等待过街红灯的时间，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对面楼顶那两个巨大的，红色斜黑体的“窈窕健身”四个字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它们反光的边角异常得刺眼。

我原本是想找家中餐馆，这样连吃带喝地能消磨很多时间，铺垫出很多机会，可毛毛非要吃快餐型的麦当劳，那就快餐当慢餐吃吧！饭吃得很沉闷，我不时地说几句，给她失恋的伤疤疗伤，以缓和气氛。而她也一反常态，原本一派江湖式的口没遮拦，这时竟话少得让人窒息。快餐吃了两个多小时，含在两张嘴里的两支饮料吸管终于完成了使命。

“我们一会儿去哪？”我看了眼毛毛，她正脉脉含情地看着我。

“那……去你那儿坐一会儿吧？”毛毛犹豫了一下说。

“我弟弟来了，在我那儿呢，不方便……”

我往下还想说：“要不去宾馆开个房？”但只是心里想，没敢说。毛毛似乎也想说什么，她犹豫着，最后说：“那我们去录像厅吧！”

毛毛说打生下来她就去过三次录像厅，因为“VCD 机稀烂贱，盗版影碟满天飞，想不出什么理由去那儿”。我也至少四年没进过录像厅了，我对录像厅再熟悉和亲切不过，它丰富了我多少枯燥无味的大学时光啊！那时候校园里流行看“毛片”的同时，更流行看“真片”，我和上铺临铺的几个好哥们儿一有空闲就躲进录像厅，专挑墙角旁僻静黑暗的地方坐。午夜，伴着画面上“哼哼唧唧”的，录像厅里也唏唏嘘嘘的，墙角处肉板和肉板相击打出的拍子声真切可闻。

心里合计好的，可进了录像厅，我又手软起来，有贼心没了贼胆。当时主要有一种想法在我心里作怪：“我可是个编辑，按过去的话说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，总不能表现得太龌龊了吧！”我才明白，为什么在那个禁欲的年代，人们都是假正经，原来一个假道学的帽子正扣在他们身上呢。毛毛也忍耐着，我们相对无言，只是嘴里不断咀嚼着买来的一大

堆小食品，四只眼睛瞪着屏幕，故事情节根本就没往心里去。子夜十分，随着屏幕上 A 级镜头的闪现，毛毛终于喘息起来，她忽然不顾一切地解开了我的腰带，然后把手伸进了我的裤裆里，我也顾不得了“知识分子”的面子……

直到现在，我和几个哥们儿谈起那夜的细节，我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只动了动手，别的真的什么都没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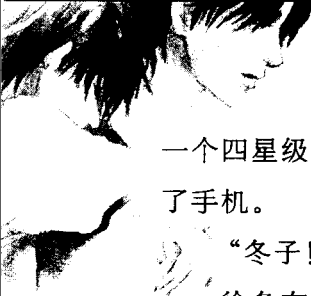
一周以后的又一个休息日，我和毛毛去了距离这座城市 300 公里远的一个风景区玩，我以半个月一天不休的代价和同事串了两个班儿。很出乎我的意料，在风景区宾馆的当晚，毛毛竟挣扎着不同意，我当时确实生气了，毛毛看着我笑了：“你就那么急呀，明天，明天肯定给你！”毛毛没有来月经，我搞不懂她当时那么做是出于什么心理，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继续纠缠的理由，因为第二个晚上，她真的让我如愿以偿了。我们返回城市的第二天，我弟弟就离开回老家了，毛毛便理直气壮地占据了我那张双人床。

“我走了，今天晚上我不回来，回家住！”

已打扮好的毛毛拎起我花了 500 多元给她买的那款精致小包，看了看我，然后也没等我说什么，转头就出了房门。

洗漱完毕，我也垮了自己的兜子下楼。中午的阳光对我这个刚睡醒的人来说，总是那么刺眼。路过“川妹子酒家”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下。晚报的朋友徐冬昨天下午就给我打了电话：“骆驼，来货了，明天中午 12 点，万盛大酒店！”骆驼是几个哥们儿根据我的名字（方舟），又联系“沙漠之舟”的寓意给我起得绰号。“来货了”有点暗语的意味，意思是又来钱了。做记者经常能收到红包，还能经常写点软文赚私房钱，这已是公开的秘密。我现在虽然是编辑了，但毕竟以前做了两年的记者，总有一些老关系想着我，哥们儿有什么好事当然也没说的。万盛大酒店是





一个四星级酒店。“去万盛大酒店吃饭？”这样琢磨着，我从衣兜里掏出了手机。

“冬子！饭我不吃了，我有点事儿，一点左右我直接去取钱吧！”

徐冬在手机里骂了我一句就挂断了。去了又免不了应酬，我最近对酒忽然有一种戒备的心里。走进“川妹子酒家”，挺着大肚子的老板娘老远地就迎了出来。

“呦，可好一阵子没过来了，总看见您在门口路过！”

“啊，最近忌口，吃不了辣的！”

我应付着，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。我喜欢吃川菜，这个小店从老板到厨师都是正宗的四川人，烧出来的菜当然也就很地道。以前这儿几乎就成了我的食堂，几乎一天来一次。自打认识戒辣的毛毛后我就没来过，两个人吃饭就得往一块将就。我点了碗米饭，点了个我最爱吃的干煸牛肉丝，好久没吃了，看着菜名我都流口水。等菜的时候，我观察了一下老板娘，肚子明显比我上次来的时候大多了。看着，本不入我眼的老板娘竟然也有了姿色，原来怀了孕的女人真的是很美丽。

吃完饭已经 12 点半多，我擦着满头的汗走出“川妹子酒家”，抹了抹嘴，叫了辆出租车。

3

走进豪华的转门，门口两个模特身材的漂亮女迎宾笑着向我点头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“先生您好！”我忙不迭地向她们点头致意。每当有这个机会，我都不会吝啬自己的热情。两个姑娘脸上的笑容是纯洁的，然而她们的纯洁还能维持多久呢？像她们这样的女优，在一个纸醉金迷的时间和空间里，很快就会变味的。趁她们的纯洁还没有镶上金边儿，

我怎么能吝啬自己的热情呢？

“先生，您开房还是就餐？”

“啤酒厂订的包房！”

“哦，那先生您这边请，三楼畅春园。”

一个女迎宾笑着抬手指向电梯的方向，我走了过去。不用她们引导，我对这个四星级酒店很熟悉的，若不是门口那张张见过一次的女迎宾的脸更换太快，我会成为他们眼中的熟客。

“这桌饭恐怕要花费啤酒厂上万元吧，看来啤酒厂大出血了！”乘电梯的时候，我这样想着，心底不禁一阵狂喜。这家啤酒厂可是省内支柱性企业，其产品也是全国知名品牌。对有一官半职者和有钱的企业，我向来都不会拒绝，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”嘛！

饭局已经接近了尾声，因为有很多盘子已经见了底。包房里围着饭桌坐了六七个人，徐冬、市日报的蒋峰、两个电视台的（一个文字记者，一个摄像记者，都见过，但记不得名字了），还有两男一女不认识，那个满面红光肥头大耳的显然是领导。那个年轻女子倒让我上心地看了一眼，无疑是个很漂亮，但又很精明很事故的白领，这样的女子我不太喜欢，没有一定的实力，她们往往很不容易哄骗，也很不容易被泡上床。相反，她们若喜欢上你，那将是不顾一切的死缠烂打，她们要想玩弄你，那你肯定脱三层皮还不止，想想真是恐怖。

让我惊奇的是，日报的蒋峰头上竟缠着纱布，真是携伤上阵呐！而往常他那从不离脸的近视眼镜也不见了。熟人和生人都向我点头，包括伤员蒋峰，他点着头还在迷着眼看我，显然还在仔细辨认。徐冬忙给我们介绍，交换名片，那个肥头大耳的果然是个领导——啤酒厂宣传部的张主任，他左边那个男的是司机，右边的女子是他的秘书，叫何娜。张主任叫来服务员让我叫菜，我说有点事吃过了来的，我就先举起了杯，说

